



新鐫南華真經三注
一

□ 13
1406
1



1402
卷 1-21

三編大全

不余異非軒林

南華真經

南華真經

書林余翼我梓行

三註大全

南華三註大全序

南華三註者先年兄如
崗手授云如崗處負粹抱
嗚矢先程乃獨耽又好漆
園自表余自忘郎堂一聆
聲款則語又漆園不壬辰



魁禮閣第二人 手中武卷
而卒業焉 則又字又漆園
必漆園於如崗卷奇遇
又得如崗為之彙成全書
備汝家言 抑又奇矣 卷太
史公有言 齊雒賢得夫

子而名益 新顏開雒馬學
附驥尾而行 益顯余於漆
園云云

賜進士及第第二人

年弟史繼潛也

亟收之即有槁異域以為
琦椽殊方而為博風檣陣
馬而雄若野水橫舟而工
若觀古今于須臾縣四海
于掌股而富而麗若亦得
與入殼問所從來蓋北面

南華老人云南華老人於
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
於老子善乎龍門子賜言
之也曰著書十餘萬言大
拉率寓言耳善屬書離辭
指事類情用剝剝儒墨其

言洗洋自恣以適已雖當
毒宿學不能解然亦深詭
之今讀其書果非有者顧
故老傳聞其槩幾不能句
則林盧齋寔惟南華鼓吹
商是而呂有註鄒有註入

我朝而陸方壺李衷一
又斌斌輩出為南華功臣
竄著南華於是稱全書而
如崗年兄會衆說而集其
成得顏其額曰南華三註
大全噫榛是攄所長

稱博雅士母負シク

聖天子制論策シク息シ

狀元及第

年弟翁正春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南華真經' and '目錄'.

南華真經目錄

一卷

內篇逍遙遊第一

二卷

內篇齊物論第二

三卷

內篇養生主第三

四卷

內篇人間世第四

五卷

內篇德充符第五

六卷

內篇大宗師第六

六卷

內篇應帝王第七

外篇駢拇第八

六卷	外篇馬蹄第九
七卷	外篇肱篋第十
八卷	外篇在宥第十一
九卷	外篇天地第十二
十卷	外篇天道第十三
十一卷	外篇天運第十四
十二卷	外篇刻意第十五
十三卷	外篇繕性第十六
十四卷	外第秋水第十七

十二卷	外篇至樂第十八
十三卷	外篇達生第十九
十四卷	外篇山木第二十
十五卷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十六卷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十七卷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十八卷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十九卷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二十卷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十九卷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十九卷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十九卷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二十卷	雜篇說劍第三十
二十卷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二十一卷	雜篇列禦寇第三十二
二十一卷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目錄畢	

鐱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一

澗秀水 會魁陳懿典輯
 閩書林 自新余良木梓

李補遺

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者多矣曰任車味虧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剖也一指摩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雲曾繳不能達也胎之胎乳也一繩創之及其為壯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獸食牛馬劍戟不能

李衷一云南者明也大方無量之謂華者汰也

出泥不染之謂內者心也本性如如之謂人心真體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無是非無生無死太虛不包其體日月不踰其光八萬四千十方三界都從內現不自外假故遊者心之遊齊者

會南華經三注

卷之一



難也故連滴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化為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敗亡又曰我之所以為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為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為身者以我有也而我之所以為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又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與始始于不始生生于不生存存于不存凶凶于不凶又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偷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備財貨不足民人愈飢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節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淫邪奸究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眾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逐夜彫琢文彩奇變異性以復

心之齊主者心之主世者心之世符者心之符宗者心之宗應者心之應七篇之言大抵皆心謂矣以其直指本體出入天出生入死而言故名之曰內篇

內篇逍遙遊第一

林慮齋云逍遙遊者此篇所立之名也內篇有七皆以三字名之遊者心有天遊也逍遙言優游自在也論語之閉人形容夫子只一樂字三百篇之形容人物如南有樛木如南山有臺曰

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俊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散斷肌層斷四支疏遠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城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盜賊益多又曰夫飢而僥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險其身必死胸中相履不可蠶味中有疾不可剗也蠶黃著面不可射也蠶蟲著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至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古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圣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万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

樂只君子亦止一樂字此之所謂逍遙遊即詩與論語所謂樂也一部之書以一樂字為首者這老子胸中如何若就此見得有此滋味則可以讀采芣采芣一詩形容胸中之樂併一樂字亦不說此詩法之妙譬如七層塔上又一層也。○陸方壺云夫人必大其心而後可以入道故內篇首之以逍遙遊遊謂心與天遊也道造者汗漫自造之象夫人之心體本自廣大但以其意見自小其障礙此篇盡意形容出箇致廣大的道理令人展拓胸次空諸所有一切不為世故所累然後可進於道昔人有云根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木丈夫不可無此氣節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木丈夫不可無此度量白

逍遙遊 卷之一 內篇逍遙遊 二

未知而忠信于仇讐及其壯大有識欺給冗嫂三軍淨意則不亡虜窮結之獸不避兇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語皆令書所不載按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即象去其巧雜定為三十三篇則今之所存特十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逸篇可知也子瞻謂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為偽撰羅勉道者又疑刺意繕性亦復淺庸定為二十六篇大抵語意精粗居然別矣若君子所於其為象所刪无足疑者噫象誠傳識者哉

道造遊

沙先生亦云若無大度量爭得聖胚胎意蓋如無又恐人疑曠蕩而無所用故未復結以大款大樽謂人但不知所以用其大耳○李衷一云遊者心有天遊也道者酒也造者遠也道造遠去優游自在也篇中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正道造遊也大凡人心牽纏塵緣不能永離便不能道出門有碍便不能造拘拘迫迫至老以盡便不能遊遊須遙遙須道遊有三乘保生是中乘冲舉是上乘無待是景無上乘果腹則下乘矣隨决隨控者蜩鸞鳩也隨生隨歿者朝菌蟪蛄也有小年而無修翼異於無足遊乃彭祖有灵椿之年而不免乎行地於空行則未列子有鯉鵬之化而不免乎待風於絕行則未拘未得道造遊也其惟無待乎不滯引而壽不修煉而化無風而行無翼而飛無不忘也無不有也其若休婦主不後也其居藐射神之凝也樽浮江湖虛無繫也樽奇廣莫龍無傷也所謂無已無功無名也是第一等造盡之至

郭註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道造一也

焦註道造古作消搖黃幾復解云消者如陽動而水消雖耗也

北冥

郭註鯉鵬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道造遊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大小之致以明性分之造達觀之士宜要其會

人是玄妙不可知之神人是靈通洞燭之聖人大抵藐姑射之倚耳鯉曰大鯉鵬曰大鵬鮑曰大鮑擣曰大擣知曰大知年曰大年大故無用無用故大用然水與風之積也厚有氣也翼之垂也大有形也以形附氣徙而南冥動有所之也浮之江湖則空窺無之而無不之矣奇之廣莫則根柢無動而無不動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咲不足以為道嗚呼蜩鸞鳩之咲下矣惠子其疑信半乎咲不如疑疑不如信信之者堯而官然天下喪疑之者惠子故以為無用惠子莊子友也鮑擣之論詆訛惠子而惜其未能也北冥有魚其名為鯉鯉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

歸而遺其所寄也。鯁之化，鵬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生於大處，大處必生此大物，理固然者。翼大則難幸，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去半歲至天池而息也。野馬者，游氣也。野馬塵埃皆鵬之所憑，以飛者。夫天之蒼，竟未便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為遠而無蓋，野馬之自上以視地，亦然。入之自地觀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遊也。蓋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廣小者，所資不待天，則廣大者，所用不溼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脊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

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盍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

而營生，干至當之外，事不任，九動不欲，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旁央起之飛，不無困矣。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賜不通故耳。

南離位，陽方也。冥者，幽遐玄妙之所也。言魚鳥何魚性，潛閉物也。鳥性奮陽物也。鯁，鵬魚鳥中最大者也。化者，仰陰化，陽也。化取鳥，仰鳥羽族，飛輕也。所謂自日生羽翰也。故曰：飛曰翼，鯁言大，任吸，陰全也。化不於北而之南，何南方之風也。南方，陰始生其風，曰景風。景者，陽氣道竟也。所謂六月息也。南不盛火而盛水，何坎水填，巽相火滅矣。佛經所

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搏音團，坳於交切，闕音過。

林慮齋云

此段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却設

此譬喻其意蓋謂人之所見者小，故有世倍紛紛之爭。若知天地之外有如許世界，自視其身雖太倉一粒，不足以喻之。戴晉人所謂蝸角蠻觸亦此意也。北冥，北海也。鯁，鵬之名，亦寓言耳。或以陰陽論之，皆是強生節自鳥之飛也。必以氣下一怒字，便自奇特。海運者，海動也。今海瀕

云南牙也故化必南徙怒非鵬
怒也亦水擊字同言氣吹也
海運海動也天池澤池也元神
所栖也水擊者南冥之水也扶
搖者南方之風也三千九方狀
其遠且高也去徙去也飛昇之
譬也息嗑氣也息在入身為氣
在天地為風六月之息水盛火
位及真水也其息深是也正
功成行滿之日白中昇之候
故鵬之去以六月息也鵬在息
中然野馬塵埃在息中以息相
吹不自知也鵬不知天野馬不
知小也天之蒼々其正色耶遠
无止盡從下視上蒼々也
鵬上搏下視亦若是已俯視塵
界之譬也有大水然後負大舟
有大風然後負大翼九方里風

之俚歌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風其
水湧沸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此大風
而後可以南徙也南冥亦海也莊子又以天池
訓之齊諧書名也其所志述皆怪異非常之事
如今山海經之類此書亦未必有莊子既撰
此說又引此書以自証此又是其戲劇處博飛
翔也扶搖風勢也三千九萬是形容其高遠也
去以六月息者此鳥之往來必歇住半年方可
動也野馬塵埃三句此是他文字最奇處前後

斯在下在息離息也昔風搖息
也鼓翼風運坤火入黃屋是也菜
闕礙也風培則无礙翼氣培則
无礙身故曰而後乃今將圖南
大抵魚在北溟水中金也知白
守黑是也徙于南其坎填南也
大月移在月明宜是也玄關一
竅曰海華池神水天地根是也
水擊三千精也丹由中湧出是
也扶搖九方氣也紫府元君上
奔是也坎离交媾南北混融虎
升龍降金浮木沉四象五行余
聚一方自然息深故曰真人之
息以踵中人之息以喉北冥之
魚在修地也扶搖而後幻而化
矣始於北冥以水柳火南徙而
後閉尽皆嗚矣純氣之守是也
說見其空孰知其色大地山河

說多不通野馬遊絲也水氣也子美所謂落花
遊絲白白靜是也言此野馬塵埃自仰而得皆
世間之生物以其氣息自相吹噓故虛空之中
有此物也此三句本要形容下句却先安頓於
此謂人之仰視乎天見其蒼蒼豈其正色特
吾目力既窮其上無所極止故但見濛濛然爾
鵬之飛也既至於天上則其下視人間不知相
去幾千萬里其野馬塵埃相吹之息亦必如此
濛濛然猶人之在下視天上也此數句只是形

皆為一切天地日月皆為幻果
表而仰極之有雖然然有得也
無三千里之水九方里之風太
異所浮平涉風而後而南意
者其列子之傳身御風而行冷
然善也其去神人術遠矣
呂野馬塵埃皆生物之以息
相吹息者氣之所為充塞天地
而無間人於其間自下視天見
其蒼蒼果正色和遠而無所至
極和不可知也惟不可知故未
嘗以所居為下則鵬之自上視
下亦豈知所以為高哉

容鵬飛之高如此下得來多少奇特若如從前
之說以鵬為大野馬塵埃為細與前句不相接
後句不相關如何見得他筆力水之積也不厚
為下句風之喻也均堂堂上均深處也其水既
微但能浮一芥而已以盃盞之類置其間則膠
住矣膠音教言粘住不動也鵬在天上去地下
九萬里風自溪谷而起而後蓬蓬然周遍四海
鵬既在上則此風在下培厚也九萬里之風乃
可謂之厚風如此厚風方能負載鵬翼背負青

凡物之潛伏者必奮其力以伸
伸豈厭常變而為此哉蓋寓
形太化中則隨二氣而運盈虛
消長理不可迷齊物論萬物
呼外物之篇草木怨生亦此意
道德經所謂萬物並作是也於
此以觀其後則六月息義可知
也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知其
作不知其後故皆夫逍遙之御
且迥有為之域以至事物膠葛
患累糾纏不然疲後不知所歸
可不哀邪關尹子云天地雖大
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夫欲
免於二氣所役者請于冥魚未
形以前來之

訓去以六月息生物以息相
吹二息字同義謂乞息也人以
呼吸為息造物以四時為息去

天言飛之高也莫之天關無障礙也圖南自北
海而謀南徙也圖謀也
陸方壺云夫心之神
明變化莫測際天地窮
宇宙無足喻其大者此篇首以鯤鵬寓言此其
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
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有時盛氣而飛其
翼若天雲之布於四陸故曰怒而飛其翼若垂
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海運者海
氣動也海氣動則颶風作故大鵬乘以風力怒
飛而徙於南冥復自解曰南冥者天池也
南海而曰天池看他文字變化之妙又引齊諧
以實已言扶搖颶風也郭璞云暴風從下而上
也蓋鵬翼過大難以輕舉必搏扶搖然後能中
舉而直上擊海水者水為鵬翼所擊也三千九
萬皆廣遠之壺名去以六月息者也與下以息
相吹之息同謂氣息也人以一呼一吸為二息
造化則以四時為一息去以六月息者即海運

以六月息者六月大風在發鵬因之從而南生物即造物但換得字新生物以息相吹即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意謂注以六月為半年以息為止息只為不曾理會下文耳
德註冥海也稽康云取其冥冥無涯也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垂天之雲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齊諧司馬及崔並云人姓名簡文云書名上行風謂之扶搖亦雅云謂之颺野馬天地間氣加野馬也塵埃氣鬱鬱似塵埃揚也

則將徙南宜之意去謂徙而南也周之六月夏正之四月也於後天為巽正氣動風起之時故大鵬乘之以徙去而諸家註皆謂以鳥一去半年至天池而息則是以六月為半年以息為止息謬矣又承上文言天地間待氣而動者如大鵬如野馬如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者野馬曰間游氣也塵埃曰日光中游塵也皆氣至而後動者比之大鵬去以六月其理則同故曰生物之以息相吹吹息二字頗奇特言生物無大無小無巨無細唯此氣机吹噓鼓舞乘以出入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到此分明慎寫一段造化之妙天之蒼蒼以下又形容出一氣際天蟠地細網交密之狀言天之蒼蒼必非正色但因遠而無所至盡故下之視上也蒼蒼而上之視下也以是為準亦蒼蒼然已矣正色猶言定色則準則也一氣蒼蒼充塞無間混兮辟兮其無窮兮夫是以以息相吹而生物莫之能外也以數句盡精盡密諸解皆輕易說過至視下皆謂大鵬淺

韻三食三句所造張起則聚
張多故其翼張大則積氣張

韻

矣且夫以下又自以息相吹上轉生一意言以鵬鳥必得風力之厚者然後能舉故以堂均杯水為喻堂均堂之凹處也傾杯水於堂均以芥為舟則浮以杯為舟則膠何則水之力有勝不勝也膠謂粘著于地而不能動也以是知水不厚不能載大舟風不厚不能負大翼今也扶搖一率而能搏鵬翻于九萬里之上則在下之風其厚何如非天地間之大吹乎而後乃今必得培厚之風可以載鵬而上皆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可以面南天折也開不通也如下夾起控地即天闕之羨黃謀也南南徙也以段意在充積之厚然後有大運用若人平日於學問上不曾實用其力真見得自己有箇高明廣大者在便款湫人寰空宇宙出門有碍如何去得
調與鷺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捨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

厚也。二虫謂鵬與也。對大於小。所以為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測所以然。而自然耳。此道造之大意。夫羊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此之衆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味。崇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分毫不可相及。天下又何所悲乎。夫物未嘗以天欲小而必以小。遂大故。蓋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乎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矣。者未之有也。自此以下。至於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殊有足。以相傾者。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宜此群異。異方得同。而我無功名。是故

為遠。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造百里者。宿春糧。造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仰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夏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鵬音條。鸞音李。園音窘。
林慮齋云。鵬。蟬也。鸞。鳩學飛之小鳩也。鸞或作

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繫物耳。齊死生者。無生無死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游於無小無大者。無旁者也。冥乎不矣。不生者。無壽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始無行也。

羅蠅類形黑。而五月鳴者。為蠅。形斑。而七月以後鳴者。為蠅。形青者。為蠅。或蠅。或水虫。或蜂。或所化。鸞。山。也。以鳩形類之。故名。鸞。鳩。即璞。註。月令。云。鳴鳩。似山。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呼。為。鸞。音。青。舟。月。令。仲。春。鸞。化。為。鳩。王。制。

鵲音預。亦小鳥而已。兩字皆通。決起者。奮起而飛也。搶突也。奮起而飛。欲突至於榆枋之上。不過丈尺之高。有時猶不能至。又投諸地。控投也。言我所飛。不過如此。且有不能疲。乃欲藉九萬里之風。而南徙於天池。奚以奚用也。此意謂淺見之人。局量狹小。不知世界之大也。蒼蒼者。下望之地。莽蒼。不見我。欲遠之。一姓一來。不過三飯。而腹猶果。果實也。食味盡。消也。言其近也。將為百里之姓。則必隔宿。春。擣。糧。米。而去。非

仲春鳩化為鶯左傳爽鳩氏杜註鷹也以二物相化故鳩可名鷹二虫能化而小故以與鷓鴣相形菌地輩也大曰中樞小曰菌菌生以朝計故曰朝菌蟪蛄亦蟬類通志畧云寒蟄正名蟪蛄九十月其鳴悽急小山云蟪蛄鳴兮啾兮歲暮兮不自聊是也莊子所謂蟪蛄不知春秋者是則是四五月小紫青色者耳冥即南冥靈龜也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冥者冥海之靈龜也朝菌每大椿蟪蛄每冥靈是其一植一動對說則冥靈非植物明矣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者史記龜千歲尺二十二分五百歲千歲之數也八十歲為春八十歲為秋者折樁字為二

可三食而已為千里之行則須三月聚糧矣此三句以人之行有遠有近則所食亦有多有少亦如人見有大小則所志趣亦有遠近又為鷓鴣與蜩鳩之喻也二蟲者蜩鳩也言彼何足以知此故曰又仰知小知不及大知小羊不及大羊此兩句又是文之一體以小知大知一句結上鷓鴣又以小羊大羊一句生下一段譬喻朝菌大芝也亦名日及生於糞土暮生見日則死言彼但知有朝暮而已安知有晦朔也蟪蛄寒蟬

八百乘之以十則一入八百之數也滑稽杜撰偶然而出此殆亦亥字二首六身之類但讀者未之悟耳

天下小知不及大知小知不及大知故朝菌不知蟪蛄冥靈不知大椿殤子不知彭祖然由其無小無大不死不生之理而視之則均為有形之累也焉有不及不如於其間乎

崔日堂道謂之坳支道曰謂有坳坳形也膠箬地也蜩司馬云蟬鷲鳩小鳩也次疾貌槍突也槍枋皆木名控投也萃蒼近郊之色也果飽貌朝菌大芝天門生糞上見日則死楊用修云朝菌古本作雞菌今滇中各菌曰雞蟻是也蟪蛄寒蟬也春

也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不見四時之全故曰小年冥靈木名也大椿亦木名也此亦寓言不必求其實言冥靈之生一千年方當一歲大椿之生一萬六千年方當一歲彭祖僅年八百至今乃以高壽特聞於世眾人皆欲慕之而不及亦是見小而不知大也久壽也匹慕而求似之也○陸方壺云此喻淺夫之見蜩小蟬也鷓鴣亭飛之小鳩也疾起疾飛也槍突也槍枋二木名時則不至有時而飛不能上也控投於地也模寫小虫力弱不能奮飛之容而已矣無他熊亦無他頭也蜩鳩蓋井蛙醜雞之徒不知世界有如許之大者故其見若此只緣胸中原無

生夏灰夏生秋灰彭祖姓錢名鏗堯封于彭城至商年七百餘歲

所積故下復以聚糧該喻遠莽蒼者三食而反腹徒果然遠也莽蒼近郊林木之色一望可見者也三食夕飯也言遠至近之地者朝姓夕歸腹徒果然充實自謂不消有積豈知遠百里者必宿春遠千里者必三月聚糧行愈速者其積當愈厚彼二虫者决起榆枋之下不過如遠莽蒼者耳豈知大鵬所積者厚而所到者遠哉聚糧意是自風積字面上換來小知不及大知一段又自二虫俾知上生下小知大知又自小知大知上生下小年大年二句意亦相承以年小故知小也朝菌黃芝也朝榮而夕瘁故不知晦朔蟪蛄寒蟬也夏生而秋灰故不知有春秋以年小故知小也若夫楚南之冥冥以千歲為春煉上古之大椿以一萬六千歲為春煉二木之取於造物者如此之多其中豈無異謂之大年大知理固宜然而世傳彭祖壽年八百以又特聞此尚不及冥冥俾想大椿乃眾人慕而匹之不亦悲乎俾見之鄙也教以把胞襟識見

擴充一步不得以所知所歷者而自足也○李東一云蜩蟬類形黑而五月鳴者為蜩鳴鳩小鴻也决疾貌陰突也榆枋皆木名控投也莽蒼近郊之色果飽貌朝菌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百則灰楊用修云朝菌古本作雞菌今滇中名菌曰雞變是也蟪蛄寒蟬也春生夏灰夏生煉灰冥南冥也冥冥靈龜也麟鳳龜龍謂四灵朝菌與大椿植屬蟪蛄與冥冥動屬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煉史記龜千歲長一尺二寸是也彭祖姓錢名鏗堯封于彭城至商年七百歲朝或蜨或蛸所化鳩或化鷹鷹或化鳩二物皆蛸化故借與鯢鵬比然尔捨尔控所遠危何益濁世衆人之譬也衆人不知修養弗食則飢千里之遠非聚糧不可安能萬里辟穀之士真息足而常自飽九萬里可往矣所謂無糧而乃足也故曰小知不及大知為五行所限制隨氣數成者小年也天地毀時我不毀萬物凋時我不凋以大年也冥龜千歲大椿一萬六千歲然非

湯之二節

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向言二虫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異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辨各有自然之素既非羨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非所以異故再出之其自視亦若此者亦狃鳥之自濇於一左也宋榮子泯然笑之者未能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比有冥海者天池

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翺翺

飛故有吟也幸世毀之而不加勤沮者審前滄也定乎內外之分者內我而外物辨乎榮辱之境者榮已而辱人斯已矣者言不能復過此也於世未數者足于身故問于世也仇未盡者言誰能自是耳未盡無所不可也冷然輕妙之貌旬有五步而反者言有待者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然其行亦自然耳非數然求之也非風則不得行斯又有待也唯无所不乘者无待耳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万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太椿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

逢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波將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鵠音晏

林慮齋云

此段只是前段又翻說一箇證據言向來湯曾問棘即此事也棘人名也是已即是也據此一句合結在下以結語為起語以其作又鼓舞處窮髮不毛也扶搖風勢也羊角亦風之屈曲勢也搏飛翔也絕雲氣者言九萬里之上更無雲氣人言泰山絕頂雲皆有山下雷鳴如嬰兒聲然今人亦言雲只在半天是也圖南且

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辨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任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道遊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狹不能以无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况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无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得所待不失則同于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札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无待待不足以殊有待况有待者之巨細乎無已故順物順物而至矣理至則亦滅矣今順而

謀遠南冥也言謀為南徙之計而後往南海也斥小澤也斥澤之鵙小鳥也飛之至者言我翱翔蓬蒿之間其樂亦至樂矣又何必他往哉其意即與前段同○陸方虛云既說齊諧又引湯之問棘一段以為符契實意同而語有變化是他文字妙處竊髮不毛地也羊角風之旋者斥鵙斥澤之小鳥也未勻小大之辨是結上意生下意○李東一云棘湯時賢人或曰湯之博士也列子作湯問夏革疑即其人寓言之意托齊諧而不足又託之湯謂始不信試更質之其人是也列仙傳列子鄭人名禦寇問道關尹子九年能御風兩行鯉鵬之面南斥鵙之騰躍小大不同故曰以大小之辨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

不助與至理為一故无功聖人者物濁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

莊生建言大道而奇指鵬鷲以養生之賸曠故失遺于体外鷲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于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无究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則造然不我待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道然靡不達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狹飢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悉當于糧糧絕觴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

增補南華經三注

足又託之湯謂如不信試更質

增補南華經三注

十二

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對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知去声數音朔愚音烏

之其人者也宋榮子則是矣然未得為逍遙也雖列子御風至矣然未得為逍遙也直至都元所待而後謂之遊是前之語培風者亦未得為逍遙也鵬者遊之始也萬里出門初見天色及其至此鵬又不足言矣未對者狻有所倚也狻未離乎是非者也冷然者在入世是非之外矣以形御氣則狻未離乎氣也乘天地之正者立乎万物之初一氣之上無陰無陽無風無雨無晦明雖天地與我並生而万物唯我獨立矣而非以有形托於彼也至人無己已且无矣何功與名之存乎

註 鵬之圖南斥鴳之騰躍小大不同故曰此小大之辨也

夫鵬鴟斥鴳各有其体所以不逍遙耳然逍遙者豈復離乎本休哉但各真其極均為逍遙累乎其体均為困若故逍遙之與困若特在其了與不了之間耳

註 棘湯時賢人按列子作殷湯問夏革棘声相近旁髮無毛地也半角風曲上行若羊角然斥小澤也猶然笑貌一云猶以為笑也數七猶汲上也列子鄭人名禦寇集註云知道內真諸心而泯絕无寄故曰无己神人尽道成遂万物而妙用深藏故曰無功聖人忘道神化蕩沙而了不可測故曰无名

林慮密云 知效一官言其智能可以辯一職之事也行比一鄉言其德行可以比合一鄉而使入歸向也德見知於一君是為遇合而可以彌召於一國言主一國之事也此三等入各以其所能為自足其自視亦如斥鴳之類宋榮子見之大者也猶然笑貌也宋榮子之為人雖舉世毀之譽之而不加勸沮言不以為意也視彼一鄉一國之士但見可咲然宋榮子之所以能此者何也蓋知本心為內凡物為外故曰定內外

之分在外者則有榮辱在內者則無榮辱知有內外之分則能辯榮辱皆外境矣斯已矣者言道只如此也被既以本心為重外物為輕則豈肯汲汲然以世倍為事數數猶汲汲也雖然宋榮子之能固如此亦未有大奇立作家處若列子者以身御風而行虛空之間半月而後反其御風之時冷然而善此形容其飄飄之貌也冷然飄然也善美也被既能乘風而行又視俯身以求福汲汲然唯恐不及者不足言矣昧數數者

言其未肯似他如此數數也人之行也在地列
 子之行也御風此雖免乎行矣而非風則不可
 故曰猶有所待若夫乘天地之正理御陰陽風
 雨晦明之六氣以遊於無物之始而無所窮止
 若此則無所待矣此乃有迹無迹之分也至於
 無迹則謂之至人矣謂之神人矣謂之聖人矣
 無已無功無名皆言無迹也特下三句贊美之
 又贊美之也 ○陸方壺云此可正言大小之辨
 智可以效一官之職行可以和一
 鄉之人德合二君而激一國言上馬獲乎其君
 而下馬信於其民若人自視亦若斥鴳翱翔于

蓬蒿之間自謂飛之至矣而不知給小燕小節
 也適為宋榮子之所笑蓋榮子宋之賢人也其
 人能忘毀譽之情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斯
 其所深若是已矣視彼之智行才德數數然效
 用于世者固有間也雖然查德犹未廣也何者
 以其能忘矣而不能忘忘能定矣而不能忘定
 能辨矣而不能忘辨故曰犹有未善也若夫列
 子御風旬有五步而後友非不冷然善也彼其
 乘虛馭氣視世之數數然循德以致福者固有
 間矣雖然能窮乎地而待于風也若夫乘陰
 陽二氣之正御六時消息之變以遊神於无
 之先則波且惡乎待哉無所待則渾然無迹矣
 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已也功也
 名也皆有所待而成者也無所待則無已矣無
 功矣無名矣至人也神人也聖人也蓋蓋贊美
 美之詞以明乎大之辨榮子未得為天列子大
 而不大也○李東一云此合也數召也猶然猶
 貌内外我内而物外也榮辱已束而人辱也猶

堯讓卽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悲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夫治之由於不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于堯而足豈備

未盡言味免行世也御風神出入不着地也旬有五日而後友神出半月始歸也有待待風也以形御氣未窮氣也自視若此者斥鴳之飛乎衆人是也世未數數者靈椿之美乎彭祖是也免乎行者鯤鵬之化乎列子是也虛空即吾身故乘天地無往無脫故御六氣性相如去來自由故遊無窮天地與我並生萬物唯我獨立而非以有形托於波也故曰鳥乎待無已者不見形氣也無功者不見功行也無名者道隱無名也老子所謂善入無為修養不足言矣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日出矣而燭火不慙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及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

之謂由若謂拱默山林之中而後得稱堯為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也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无涉故堯无對于天下而許由與堯交為匹矣俛以言其然耶夫與物冥者稱物之所不能寓也是以无心玄應唯感之從乎堯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無行而不与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高冥君之德也若獨不然立乎高山之頂守一家之偏尚此故倍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為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鷦鷯一枝偃鼠滿腹言性各有操而足

世說新語卷之三

卷之三

十五

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洽庖尺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林慮齋云

燭火炬火也日月既明何用把天時雨既降何用抱甕堯謂許由立則天下自治而必使我主此我自見其不足故以燭火浸灌自喻也尺者主也致天下者言以天下歸之汝也

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歸休二句均之无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謙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也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万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辭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由天地無與其于道遺一也

曰自堯言之由雖無為而未嘗不可以有為故請致天下而不疑身由言之堯雖有為而未嘗不出于無為故以天下既治而不肯受夫以無事取天下而天下治此無為之實也天下既治而吾佚代之則是取天下而為之將見其不濤也是取其無為之名而曰名者實之賓吾肯

為之乎是故左其有為也四海九州樂推而不為有餘及其無為也一枝蒲腹歸休而不為不足此所以无用天下為而堯許由之所以逍遙也

曰天出於無為人出於有為無為者以有為為累有為者以無為為累方其有為也堯為天子富有天下不為有餘及其無為也由為匹夫隱于箕山不為不足也由為天之所為日月時雨是也以堯喻人之所為燭火浸灌是也夫堯以由能治天下而不能尸由以堯能治天下而不能肯代然則天下推誰治之曰治於堯則有為而无為者也治於由則無為而有為者也蓋道之在聖人出則堯者也隱則由

名不出於我而出於人則是在外者也以名對

實則實為主而名為賓吾不為賓者言吾不以

外物自喪其身也鷓鴣偃鼠許由自喻也言其

有以自足也偃伏也偃鼠潛伏之鼠也歸休乎

君言君且歸去休不必來訪我也庖與尸祝其

業不同言我不能舍我之所樂以代汝各守其

所守亦猶尸祝不肯違越去其樽俎而代庖人

烹飪也

陸方壺云上言至人無已神人無功

于藜姑射之神人蓋堯由是亦大而不大者夫

功與名之大者莫過於有天下使其有見于已

焉則誰復讓之誰復辭之而二聖者方且視之

若傳舍輕之如棄屣斯其所見似亦幾於無已

無功而無名者雖然不讓不見堯不辭不見許

由亦列子御風雖免於行而猶有待者也且燭

火讓明浸灌讓澤則是猶未离功也鷓鴣以巢

自安偃鼠以飲自滿尸祝不以樽俎代庖則是

猶見於已也故曰堯由雖大而大堯由大年

之冥冥也○李衷一云堯以日月時雨此許由

以燭火浸灌此比立不動也塊然獨立之意言

未嘗治天下也而天下治也治有勞且難意立

無為治有為無為如日月時雨天也有為如燭

火浸灌人也此堯許由之別也名為君之名也名

外也故為賓鷓鴣下枝外無所假偃鼠滿腹內

有所適歸休乎君口羨謂君且休歸不必來訪

者也庸何擇乎

稽註堯以燭灌也功其謙虛至矣豈以黃屋為心哉由以鵲巢喻量其素分足矣豈僥倖富貴者哉有神堯在位斯有許由在聖氣類感在理有固然蓋聖人

子之後役乎許由真道遙遊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

許由潁川陽城人字武仲隱箕山僻炬火也鵲巢小鳥也德用鵲巢也說文應胤一曰鵲巢接輿楚人姓陸各通津約柔弱貌時女時是也女即汝字謂智有聾音即汝之狂而不信者是也郭注謂如處女之為人所乘甚謬弊弊經營貌稽至也資貨也章甫殷冠四子司馬文子並云王倪整袂被衣許由

肩吾二節

即註以皆寄言耳神人即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无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珪便謂足以矜飾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

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為一世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阜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林慮齋云

肩吾連叔皆未必實有此人此皆寓言亦不必就名字上求義理中間雖有三二亦可解說而實不皆然也無當者無實也往而不

豈知至德者之不虧哉今言至德之人而寓之此山將明世所由識故乃托之於絕境之外而推之於視听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者明神人非五穀所為而特稟自然之妙氣也夫倏神居靈而寄理靈妙者雖靜默兩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入群而驅萬物苟无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无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灰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式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益狂而不信此智之聲者也其言犹時女者

反者謂其太言只說前太而不回顧也河漢天河也河漢無盡謂天河在天不知其首尾之所盡逕音徑庭音趣逕庭只言疆界遙遠也大有甚有也其言不近人情言非世俗非常有也藐姑射山名也冰雪瑩潔也所養者全陽氣伏而不動故凝然若冰雪今之服氣道人亦有能為此者綽約者柔媚可愛也處子處女也不食以下四句言其神妙也其精神凝然而定則神全所居之地百物自無痲癘之病而年穀自熟益

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為物所求但覺之聾音者謂无此理也夫聖人之心極而像之至會究万物之妙教故能体化會變无往不可磅礴万物无物不照世以乱故求我无我心也我皆无心亦何為不應世哉其所以會通万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以成堯舜之治者常以不為之之耳訖樂人為勞神若思以事為事然若能平物莫之傷者言安于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无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外生无交于已沉溺熱之間故至人之不與乎袖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与吉會也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失堯舜者

接輿之言如此狂與証同肩吾以其言為欺証而不可信也曰然者言固是如此也汝固疑而不信也文章之觀示鐘鼓之音聲人皆見之聞之而聾者聾者無預此形骸之病也豈惟形骸有此病在心亦有此病言其心無見識猶聾聾然故不知此語而以為証也時是也女與汝同前後解者皆以此時女為處子故牽疆不通其意蓋謂如此言語豈是汝一等人能之此等人其為德也周游乎萬物之上而世自治彼豈肯

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
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
垢糠粃耳夫堯之无用天下為
亦快越人之無所用章甫也然
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
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
宵然喪之而常存心于絕冥之
境雖窮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
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
之不_レ干堯耳夫堯實其矣其
迹則堯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
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于海外
而據堯于所見因謂與物同波
者矣其所以逍遙也然未始至
遠之所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
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
為至而不夷乎倍者斯由谷之
王非無待者也矣足以語至盡

弊弊然以治天下為事言其無為無不為也
與祈同亂者治也言下世之人自祈乎治我但
無為而彼自治我何用自勞弊弊自勞之意也
物莫之傷者言外物不能動其本心也稽至也
水之大可以至天而斯人不渴旱之甚可使金
石融流土山焦枯而波亦不熱言其無入而不
自得也塵垢粃糠緒餘也謂此人推其緒餘可
以做成堯舜事業豈肯以事物為意物者事物
也為事猶言役事也陶鑄做成之意也據此一

而遊无窮哉
神人即身中之至灵者人能
求諸幽眇之中而得其至灵者
則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御
龍遊于四海非過論也或者求
之干外不亦遠乎
其能汚也神約若處子蛋素自
全害莫能及也不食五穀吸風
飲露則絕除世味納天地之清
冷乘雲御龍遊于四海則凌厲
太空同元氣之冥冥所謂不行
而至與造物遊者也其神凝使
物小疵癘而乖谷熱則恭神之
盡者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登
天地之化育輔万物之自然以
言推已以及物之效所以合神

詭便是部子玄所謂不經者但其著書初意正
要節夷世倍之儒故言語有過當處不可以此
議之如李太白曰堯舜之事不足驚莫此夷齊
事高潔與此何異
陸方壺云此方形容神人
雪言肢體清瑩也神約若處子言德性柔好也
神人蓋專氣而食母者故能辟五穀而吸風露
黃庭經云人皆食親與五味独食太和陰陽氣
意益如此且形神俱妙出入冥無故乘雲氣御
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則中致而和亦
致矣故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和氣薰蒸物無疵
癘而年穀熟此皆理之可信者而肩吾誼之故
連叔然其言而斷其見以為心有擊育之病者
是汝之謂也故曰後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所
過者化所存者神舉一世而甄陶之所謂我無

不測契道无旁也或者為名相
所移求是山干絕垠之外則所
謂神人者益遠矣又塵垢批糠
陶鑄堯舜之語若輕堯舜然及
考經旨所歸實尊之至也謂世
人所稱堯舜推尊之為聖人者
徒名其塵垢批糠耳堯舜之實
惡可得而名言耶

羅言大有徑庭徑門前踏也庭
堂外地也徑庭相距不遠今
接輿之言比之尋常言語大異
如徑庭之大遠不比尋常徑庭
也

為而民自治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姪靜而民自
正者故曰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斲乎亂斲之言
求也亂之言治也神人無心於治世而一世自
來求治於神人是所以所過者化而不見其迹莫
知其然也訛弊弊焉勞役其神以天下為事狀
若堯舜之兢兢業業下日二日萬幾正弊弊焉
以天下為事者且之人也惟以神用而不以形
用故一切外物莫之能傷木浸稽天而不漏木
早流金石焦中土而不熱神德之妙有如此者
不溺不熱是盡言物不能傷之意余同契云入
水不濡跨火不焦非淨道者誠不足以證此然
道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亦足以理天下故
曰塵垢批糠猶將陶鑄堯舜夫塵垢批糠皆神
人之所不屑者又况天下外物也孰肯以物為
事而用此塵垢批糠為哉陶鑄堯舜謂堯舜事
業皆在陶鑄中却非小也堯舜語至德者自合
如此徑庭激過也皆從去讀○李衷一云徑門
前路也庭堂外地也言與尋常之言大相去也

類姑射神人大抵皆寓言也抱朴子云求養生之
道當知二山非華霍也非嵩岱也一曰太元之
山二曰長谷之山指人身言類姑射意亦人身
中山也貌射幽渺也山良象人身中之土也神
人人身中最靈也肌膚若冰雪骸骨若素也綽
約若處子專氣致柔也不食五穀氣滿不思食
也吸風飲露納天地清冷也法身遍沙界故乘
雲御龍遊乎四海之外呵呼可乾外求故使物
不疵癘而年穀熟神凝精氣融而神不動也時
是也女與汝同謂如此言語豈是汝這等人能
之磅礴周游無心意斷祈也亂治也此等人其
為德也周游萬物之上而世自祈乎治彼肯繫
弊自勞以天下為事太浸不溺水中有真火也
大旱不焦火中有真水也陶鑄堯舜即土直治
天下也

宋人資章甫而造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
事抱是神疑意

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
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管然喪其天下焉音斷

短音焚
宵音杏

林慮齋云章甫冠也。越人既斷髮不用衣冠宋

人以此為衣冠而往越宜其無賣處也。莊子此言
蓋謂其所言廣大。今世之人無非淺見。此言何
所用謂世不足與語此也。此章亦見廣而後知
自陋之意。以堯之治天下古今唯一人矣。而於
汾水之南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猶且悅然自

屑吾聞言於接輿。發揮神人之
秘。以喻身中至矣。務操存涵養
以致之初。不在乎遠求也。塵垢
批糠陶鑄。莊子言神人之德與
天同運。推其緒餘。足以成唐
虞之治。而其真則非世人所知
也。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中
存妙理。難以臆度。必須親造。姑
射四子。當不言而喻。李者勉之
是篇首論鵝鵬。蝴蝶。靈椿。朝菌。
知年小大。皆究理之談。末李木
執以虛中。自全大樽。以深根自
固。翫盡性。以至千金。李道之本
成。而入乎神者也。不疾而道不
行。而至倬往。而非道遊。遊就

道自樂。雖無所用。于世而禍害皆不及之。即退
之所謂刀鋸不加。理亂不聞也。故曰不天斤斧
物無害者。安所困苦哉。惠子之問。莊子之答。如
令人說隱語。然後人就。此攪緝繹。多少文字。其
原實出於此。陸方壺云。獲惡木。大本木身也。
之閑遊者。梳篦。掩取禽獸之梳櫛也。言小者雖
無而不免於梳。繫牛。鹿牛也。繫牛。大矣。而用之
以執鼠。則非其所宜。以况有以大奇。則不當更
以規。而繩墨。而小之。何不奇之。廣莫之野。無
仰有之。鄉無仰有之。鄉。廣莫之野。寂寞虛曠之
地。喻道之本。鄉也。言有大奇。自合。歸根本。鄉
處。蔭體。影是以自樂。且免斤斧。牛羊之患。故曰
不天斤斧。物無害者。喻机點者。雖有用。而有害。

問曠者。雖無用而無害也。通篇反復設喻。只是言小知不如大知。末二段却言大用不可小用。只緣識見淺小之徒。貪謂其言大而無用。反起荒唐之訛。故篇末言以箇廣大學問。然有用處。但汝自管見蓬心。不知所用。蓋恣的廣大道。道原汝合下本體。與道相應。用以進道。實為本地風光。天衢蕩蕩。為自能飛。性海淵淵。魚自能躍。自非在子灼見道體。不能如此形容。若會得此。便舜禹有天下。而不與。顏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曾子弘大。劉毅任重。道遠。皆是這箇。莊子篇首以逍遙名。中間只說大大之。又大至于無迹。而後已。惟大故能逍遙也。篇末兩段是說大之用處。須要仔細看他文字。眼目前段大瓢是憂其無所容。淫之江湖。然有容他。處後段大奇是患其無所用。奇之廣莫。覆臥其下。然有用他。處此便是逍遙。然合。○李衷一云。樗亦寓言也。大本大樹之根也。小枝幹也。幹動根靜也。狸狌小。而跳梁故成。網罟繫牛。大不能執鼠。故無傷。無

道之為言一也不善用之不足。以風四休。則世今并游統不。過款金之謂也。善用之非特周善身而已。雖天下淪溺。狝狝極之。則用之水。戰裂地。而封之。謂也。夫洋焉不瀟。酌焉不竭。此亦人之江湖也。今子有大器。不無。于大處。而患其死。所容則謂之有蓬之心也。宜矣。物以有用為用。用之小。以無用為用。用之大。徑往。跡染。外于細。豈不無。為而以知方。親身之譬也。聲。至大。不能執鼠。道。遙。死。為全其形生之譬也。聖人之於道。休之。以深根。固蒂。則其為封也。大矣。故。之者。莫若。反求。吾心。蓋心之為物。莫如其。鄉。滯。其。莫知之。處。而安之。是。之。於。無。何。

增補百華經三

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喙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統

增補百華經三

有之猶也充之而致廣不虛靜
乏而萬物莫能追造其側獲
其下未始須臾離也則所謂太
而充用者安所困者而子惠之
乎
曰其藥能令手不拍折故常
漂然于水中遂非直達者也蓋
言小大之物若失其處則利害
之理均用得其所以則物皆道也

陳詳物有所宜事有所適患在
不善用耳不龜手之藥丁也宋
人用之其利小吳人用之其利
大弱七國之術一也晁錯用之
則禍與主父偃用之則亂息木
瓢之用豈異於此瓢中虛而為
容外圓而善浮實之于地則失
浮之性而其堅不特自棄則以

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
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
夫子猶有逢之心也夫
（鳴音翬）（泝音屏）（泝音
泝）（泝音稅）（泝音曠）

林慮齋云

瓠可為瓢者也實瓠之子也一瓠之

大其子五石則亦可盛五石之水矣堅重也瓠
半匏也瓠落淺而大之貌也拍擊碎之也不
手者言冬月用此藥而手不裂也泝泝打洗也
統繫也以有此藥而為人洗繫數世以此為業
也樽浮水之壺也以壺繫腰乃可浮水故曰中

為瓢則毀圓之休而瓠落充所
容若慮以為樽為之江湖則不
勞而自奉无往而不宜矣凡物
小者為用易物大者為用難而
人情用小者常工用大者或拙
于其難而勉之以工非因性任
理去遂心之累者孰與于此準
往小而有用不免于拍擊牛大
而无用物莫之害是有用之用
不如充用之用也大樽无用矣
又對之无用之地則對之者得
以傍徨逍遙而為對者得以免
斧斤之患矣轉徙于利害之塗
而拍擊于世倍者豈可同日語
哉

此篇以逍遙遊為而終扁
買其只一化字第一段言鴟鵂
朝鳩斥鷃之化大小不同故其

流失船一壺千金莊子既以不龜藥之事喻其
不知而用乃曰有此大瓠何不思之以為浮江
之壺慮思也何不慮者言子之思何不及此也
逢心猶亦塞其心也此段之意亦謂見小不能
用大而巳
○陸方壺云說到神人巳是大之盡
了又恐人疑此種學問離世絕俗將
滋蕩而無所用之復設大瓠大樽二喻言是大
也用之涉險可以利濟置之閑曠可以全生蓋
君子之學無入而不自得者此所以為逍遙也
實五石可以貯五石也堅重也不能自棄言一
人之力不能舉也瓠落大貌猶崩落也嗚然犀
大之貌拍擊之也拍擊手藥以冬月泝泝以藥
理龜折也泝泝打洗也統繫也冬月漂繫以藥
故不龜世以為業慮以為樽言何不思以為浮

飛有高低第一段言天之化亦有大小不同故其為逍遙遊亦有優劣第三段言人能因無用而化為有用則亦可以逍遙遊夫天之所賦各有定分豈可同翺鳩存鷦子鵬鷦哉故子篇終曉之曰人雖如鷦鷯然其用之隨事而化豈失其為逍遙遊哉

惠子姓惠名施為梁相實五石司馬云實中容五石孰落猶麻落也愕然虛大貌絮細者謂之統樽如酒器縛之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意思也候教謂伺邀翔之物而食之無何廣莫謂寂絕無用之地也夫子固拙於用天矣曰則所用之異也蓋

江之樽乎浮江者以大樽繫腰則免沉溺蓬之心謂蓬蒿之見言短小也。○李衷一云木瓢五石皆寓言也。五石之實疑借入身五行意。孰性虛盛以水漿則失其虛。孰性浮實之地不能自舉則失其浮。孰性員則以為駝則失其員。大抵皆滑心之謂不善用不足以周四體不免游滯統之譬善用之則能使物不疵癘裂地而封之譬匏為大樽去其實則虛而員也。浮之江海不著地也。人身之水自有江湖注而不滿酌而不竭。居在水上任其自之無有係着無有聖得安往不可蓬舟上蓬也。蓬轉則行定則止。轉移在人力也。有着力牽繫意。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對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

人性本一用之不同用之巧則消搖矣用之拙則拘繫矣孔子所言性相近習相遠即此意也無何有之御廣莫之野是用而無用正其歸着處就用為結也

循至理者以道通乎萬事全正性者安物同乎三代理性得而不道造者未之有也夫赤子之心本无知識人隨欲長物接乎前得失存亡水炭交作舍彼後此无休歇期若非強理洞明道兼戰勝雖居至貴至富亦有所不免焉故至道之要無道求聖美樂也切身體究方為得力易云樂天知命顏子簞瓢自樂孟子養浩而克塞天地原憲行歌而声出金石此皆超於物

道通萬事三注

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對。患其無用。何不對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林慮齋云樗惡木之名也。大本對之身也。擁腫

盤結而瘰癧也。不中繩墨規矩言其不中用也。

卷之二內有逍遙遊

二下四

之累全自己之天出處動靜无
適非與斯可以論道遊矣北
溟之鯨化而為鵬搏風擊水徙
於南冥蓋謂學者見聞狹陋趨
向細微焉和性海之淵源併奔
命珠而淪失遂幸以大物生于
大处以明己之所自來潛養既
久休神合度出而用其用莫
測俾天知效宜行比一御德
合一君而徵一國者悟物之
可與已天之當種將見培風絕
雲與化无極何世界之能及哉
故必至於乘天地御六氣以遊
无窮然後為逍遙至所謂至
神聖者亦渾融俱化而已功名
者外物矣堯讓許由章所以許
成前羨故蕭然之風微醜後人
絕務外之慕裨益治道為多及

立之塗近於道旁也。此惠子戲以喻莊子之太
無用也。狸狌狐之類也。教者物之遨遊者也。伺
候而飲食之方其跳梁之時不避高下亦最小
而桀黠者一旦為梳網所中遂殺其身辟法也
梳辟猶言梳械也。繫牛斃牛也。其牛至大而不
能如狸狌之執鼠。此意蓋喻世間之物有大者
小各自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為無用也。無用有
之鄉廣莫之野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自有可
樂之地役役人世有福則有禍若萬飛遠舉以

陶鑄堯舜之語若輕堯舜然及
考經旨所歸矣尊之至也謂世
人所稱堯舜推尊之為聖人者
徒名其塵垢秕糠耳堯舜之宗
惡可得而名言耶
【釋】大有徑庭徑門前階也庭
堂外地也徑與庭相距不遠今
接輿之言比之尋常言語大異
如徑庭之大遠不比尋常徑庭也

失况他人乎喪其天下忘其天下也。宵然茫茫
之意也。四子既無名或以為許由鬻缺王倪被
衣或曰山海經云藐姑射在寰海外汾陽堯都
也。在堯之都而見姑射之神即堯心也。一本二
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如此推尋轉見
迂誕不知此正莊子滑稽處如今人所謂斷頭
話也。正要學者如此揣摩前後解者正落其圈
穢中俾是以讀莊子其實寓言也。大抵謂人各
局於所見而不自知其迷者必有大見識方能

自斃破也。

許由自謂鷓鴣偃鼠無所用天下為是猶宋人斷髮文身不用章甫也。藐姑射之山

神人若以是為堯見之歸於汾水之陽管然而喪其天下四子無解當作許由齧缺王倪被衣也。四子道有師友故堯曰許由而往見之汾陽堯都也。管然茫然之意。○李衷一云章甫冠也

飾冠於首救救之譬斷髮不用不以物為事之譬也。治民平政是一堯管然喪天下又是一堯

汾陽堯都也。而見四子之神藐姑射豈遠乎哉。堯讓許由時堯以天下為土也。以時之堯視天下大而自視小堯姓見四子時堯以藐姑射山為土也。此時之堯視天下小而吾心大堯治民平政榮榮後後一見四子管然喪天下謂陶鑄堯舜非卯藐姑射四子真逍遙也。四子疑水火金木萬言摠崑崙宮故曰藐姑射之山四子居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對之

何有之鄉廣莫之野道家所謂三田是也。不斤斧木不金傷之意。彷徨無為不備善不造惡也。逍遙寢卧行亦禪坐亦禪也。有此無用無限受用便且無老以無苦集戒道安所困苦哉。喻象虛穉喻象靜人心本體元來虛靜惠子知有用之小用而不知無用之太用自家為堅白同異之辨強執成心既失其虛嗥嗥世元又失其靜。齧樗本性相都破失了却憂其無容患其無用。又都不曉得恁地廣大逍遙合下自如宜其有駭于莊子之言也。逍遙遊各篇却不於章首道明到逍遙寢卧句纔說出伊大抵逍遙本旨無用而已無用則虛靜虛靜則神疑神疑則道造曰予無所用天下為曰安肯以天下為事曰官然喪天下皆無用也。惠子以為有用而役役焉與之策外神勞精去逍遙遊遠矣。此下篇齊物論所發發乎。

新鐫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一終

